

## • 20世纪皖籍名家研究①① •

文坛名探 发幽揭谜  
——谈苏雪林的古典文学研究

邱瑰华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中文系,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苏雪林先生集学者、教授、作家于一身,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对古典文学研究更是钟爱有加,成果颇丰。其治学喜探新路线,常发人之所未尝发,得人之所不能得,有“文坛名探”之誉。其古典文学研究注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结合、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学术感悟与考证相结合、经史子集互证互通,这些都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苏雪林;古典文学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J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4)02-0013-03

钟爱,因于中每有得;执著,缘自身使命感

皖籍名家苏雪林先生(1897—1999),集学者、教授、作家于一身,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勤于治学、教书和创作。她有着丰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受过很好的中西文化教育,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尤其迷恋于学术研究。她曾说:“从开始写文章时,便不想做一个文学家,若说我薄文学家而不为,也无不可以。我是喜欢学术的,只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sup>①1(P416)</sup>

她对学术有更多热爱,乃在于研究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以及无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当你研究一项学术,忽然发现了一条从前任何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你循此路向前走去,忽然有个庄严的灿烂世界展开在你面前……早已忘记了疲劳、疾病,使我无视于困厄的环境,鼓舞著我一直追求下去,其乐真所谓南面王不易。”<sup>①1(P418)</sup>

她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同甘共苦、休戚与共:“我于无意间发现探讨屈赋的新路线,兴奋之情使精神变成白热燃烧的状态,对于这个研究简直爱得如痴如醉,好像为它牺牲性命也心甘情愿”;“当我的这个研究不能顺利进行,或进行时遭遇

盘根错节难题不能解决,我的痛苦之大是无法形容的。”<sup>①1(P418)</sup>

她热爱学术,以至“为它牺牲性命也心甘情愿”,这不仅仅是源于研究的乐趣,更是因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感。她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时说:“我觉得像屈赋这样一个大题目,不仅关系整个中国文化,并且牵一发而动全世界,以我学问的浅陋,能力的薄弱,想挑起这份重担,多少是有点妄想,况我年齿已暮,设一旦溘先朝露,则这个绝大秘密亦将随我永埋白杨黄土之间,那我不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住屈大夫的英灵,更对不住学术界了。”<sup>①1(P418)</sup>

治学的快乐以及学者的使命感,使得她对古典文学执著而痴迷。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直至去世,她的古典文学研究持续了约七十年。仅以屈赋研究为例,从写第一篇有关《天问》的文字到《屈赋论丛》完成,她几十年一直不断探索、补充、完善。正因为执著,她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主要论著有《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后易名曰《玉溪诗谜》》,1988年又编成《玉溪诗谜正续合编》、《唐诗概论》、《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辽金元文学史》、《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

收稿日期:2003-11-03

作者简介:邱瑰华(1964—),女,安徽宿州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副教授。

教》、《昆仑之谜》、《中国文学史》、《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楚辞新诂》、《屈赋论丛》、《诗经杂俎》等，另有文艺批评论著《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论中国旧小说》、《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最古的人类故事》等。

独辟蹊径，发人之所未尝发；索隐钩沉，  
得人之所不能得

苏雪林之所以有“文坛名探”之誉，是因为“她做学问，有一种独得之秘，喜欢另辟蹊径，发现前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常能索隐钩沉，解决前人积疑已久的悬案”。<sup>[1] (P416)</sup> 学术研究贵在出新。其新有三，观点新、材料新、论证方法新。常人有一得即难能可贵，而苏雪林每每三者兼得，实在令人佩服。

苏雪林研究的多是文学史上积疑已久、难以索解的悬案，如李商隐隐僻晦涩的无题诗、似天书一样的《天问》、纳兰容若是否贾宝玉之影身、顾太清与龚自珍的恋情等等，往往是谜一样的论题。而经过她研究、考证得出的结论更无异于石破天惊：李商隐无题诗之所以隐僻晦涩、难以确解，乃因其所恋爱的对象不是寻常女子，而是女道士或宫人（见《玉溪诗谜》）；昆仑在阿拉伯半岛西北大丛山中，昆仑所出白水等四水，即旧约创世纪伊甸园所流出之四水，亦即巴比伦、亚述等国建国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见《天问里的旧约创世纪》）；龚自珍与顾太清本无恋情，他在《无著词》中之所以存心影射恋人乃顾太清，“或者是想借此引起读者的疑心，朋友的注意，增加自己行藏上神秘的气氛，以为得意。（见《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丁香花 疑案再辩》）……这些结论都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既然苏雪林所研究的多是“谜”一样的难题，那么，就难以用传统的考证方法破译解惑。她独辟新路线，解决了这一个个“谜”。苏雪林的学术研究以屈赋为代表，她研究屈赋的方法和新路线，自己归结为四。<sup>[1] (P189-195)</sup>

一是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苏雪林发现，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支，域外文化之入我国共有两度，第一度当在夏代，或者还要提早一点，第二度当在战国中叶，我国是西亚文化的冢子，以此她写出了《屈赋里域外文化分子问题》、《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影》等文章。

二是“以一贯之。”苏雪林认为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

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她在关于《九歌》的研究中主要采用这一方法，她以“九曜”之神为纲领，寻觅其辗转演变的轨迹，则许多问题涣然冰释。

三是经史子集的资料互通共享。苏雪林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这样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还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她解释《天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时，就根据《山海经》、《归藏》等书的记载。

四是重视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结合。苏雪林认为官方民间本为一整个，如鸟翼车轮，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只有将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糅合一处，才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她解释娥皇女英哭舜而泪染湘竹、禹锁巫支祈等的故事，都求之于此方法。

苏雪林研究屈赋的方法和新路线，现在可归为“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只不过在她最初研究时，似乎并没有“文化人类学”概念，所有的只是从故纸堆寻答案的传统方法，因此，批评其研究新路线为“野狐外道”者大有人在。然而，正是她的“野狐外道”，揭示了屈原作品中罕为人知的奥妙，阐释了屈赋的世界文化意义，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

当然，由于各研究论题之特性，苏雪林并不拘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有时传统方法与新路线并用，有时“自证”与“旁证”结合，有时仅用“自证”。如在《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中主要用“自证法”，通过对纳兰容若、顾太清、龚自珍所作词的解析，得出结论。

由于其所论证的多是千百年来文学史上悬而未决的“疑难杂症”，故其虽注重考证，也难免假设过分，结语轻率，故常受人以柄。如《玉溪诗谜》中论说“女冠为什么带点娼妓性质”时，认为其中一点原因便是“生计问题”，“女道士皆为出家人，别无财产，靠讽经设醮以为生，”“这些弱质纤纤的女儿，为了生计问题的压迫，不得不时常出入人家，便被人轻薄几句，又敢怎样呢。”这一论说是不甚符合唐代女冠生活实际的。唐时重道，女冠可得田二十亩，并有其他法事等收入，生计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战乱、灾荒年代可能稍不如意）。书中对义山所恋的对象其一为宫女身份的证论也很薄弱。

用心教学，开论题之源，勤奋写作，得论文之悟

苏雪林学术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三：

其一,得之于教书生涯。苏雪林一生主要在高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她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紧密相联、互为促进。她的许多研究论题都是从教学中来,并在备课中不断发现问题。为讲授“旧诗选读”,需弄懂李商隐《圣女祠》、《重过圣女祠》及《碧城三首》,她始读《李义山诗集》,写出了她的第一本书《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在讲授“唐诗”时,引起她对唐诗史、唐代重要诗人的研究兴趣,写成《唐诗概论》;在讲授“清代词选”时,她对纳兰容若《饮水词》、顾太清《东海渔歌》、龚自珍《无著词》皆细心阅读、咀嚼,恍然有所得,而著成《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在讲授“楚辞”时,她自己动手整理篇简杂乱、文理不通的《天问》,写成《天问整理的初步》,继而引发她六七十年对屈赋的研究,出了一大批成果。

教学相长。她不仅在备课中发现问题,还把她的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带到课堂上,与学生一起探讨。她在《我的第一本书》中谈到自己刚获得李商隐所恋的对象其一为女道士的发现后,就在课堂上向学生宣布,引起学生激烈讨论,其中一个叫张君鹤的学生还写出了《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一文。她继续把自己的发现拿到课堂上讨论,因而取得了更多的收获。她说:“带着问题教学”可以督责自己用功,一面教,一面学,也许终有解决全部问题的一天。<sup>[1](P182)</sup>

其二,得之于文学创作。她是位丰产作家,在小说、散文、诗词、戏剧、传记文学、翻译文学等诸种文体都有建树。而文学创作对她的学术研究有着积极的影响,互为促进。

她以文学创作的激情进行学术研究。在描述自己研究屈赋那种忘我的境界时,她说:“我整个身心沉浸于这项灵感里,足足有十天之久,彼时胃口完全失去,睡眠时身虽偃息在床,心灵则清清醒醒,我那个灵感像一棵晶莹透澈的大珠宝,发射出闪烁的光芒,照彻了中国几千年的故纸堆,一直照到巴比伦、亚述、埃及、波斯、印度、希腊等国的古代史。”<sup>[1](P417)</sup>

她以美妙的文字进行论文写作。有人说:她的批评文字“没有一篇不是超卓的,笔锋犀利,引证确当,论断精严,洋洋洒洒,处处引人入胜,叫人一气读下,不肯放开。”<sup>[1](P408)</sup>如《唐诗概论》中关于“险怪派领袖诗人韩愈”的一段描述:

大约诗到李、杜已做到圆熟的境界。过圆则流于庸,过熟则流于滑。大历诸子之不能出色,虽为天才所限,也可说所生时代之不做美。到了韩愈叫他安于庸熟当然不

肯;叫他腾挪变化,超过李、杜,也难办到,于是想出一条另取途径的办法,把自己造成奇险一派。别人的作品好像康庄大道,他的却是人迹所未曾到的峭壁悬崖;别人的作品,好像醺然醉人的小阳天气,他的却是惊雷骇电。怪雨盲风,波涌如山,鲸激鳌掷的海上变天。他能在李、杜之后独树一帜,称为大家者,全靠这点冒险争胜的志气。这也像虬髯客见了太原公子,知道不能与他逐鹿中原,便遁到海外去开辟王国,另做出一番烈烈轰轰、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我们能不许他为豪杰之士么?<sup>[2](P74-75)</sup>

她文学的感悟力极强,对文本的理解、把握往往很到位。如她对《饮水词·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银墙,不辨花丛哪瓣香?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的解析:

这首词追忆少时与恋人共立庭院中,夜深了,燕儿宿在梁上。月儿照在墙上,夜气微茫之中,闻得一阵阵花香,却又辨不清是哪一丛花儿送来的,并且也不知道是哪一种花的香气。这种情景,何等可爱。但人事变迁,光阴荏苒,两人后来竟没有结合,且已匆匆地过了十一年,回首前尘,恍如一梦,其凄凉又如何?

其三,得之于天赋才气。苏雪林的学生兼同事、朋友唐亦南先生称她是“天才型的作家及学者”,实不为虚。

说其治学天才,一方面,在于她天才般的感悟力、联想力。她常说自己的研究新路线得之于“无意”,实际是她善于展开丰富的联想,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然后去论证。苏雪林对胡适先生甚为佩服,不仅在文章中称赞他“发现新证,立刻抛弃旧的,或改正它”的治学态度,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有与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相通之处。她的联想和感悟即可看作“大胆假设”,其论证方法即可看作“细心求证”。另一方面,在于她才思敏捷,下笔万言,一气如注,毫无滞碍。《昆仑之谜》洋洋七万言,她从查阅参考资料到起草誉清,只用了个把月;破译李商隐谜一样的诗,写成《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也就半年工夫;《天问整理的初步》的写作连她自己都有点“得意”。“以《天问》这样一篇绝世奇文,文理错乱了二千数百年,我以一日的短促时间,便能发现了它各段句子多寡有一定,并且整理出一个头绪,说来许多人都不会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sup>[1](P179)</sup>真真是“快枪手”,敏捷迅速,几可与梁任公比肩。

参考文献:

[1]苏雪林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2]唐诗概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金得存